

西游宇宙，反复折叠

对话古典文学教授赵毓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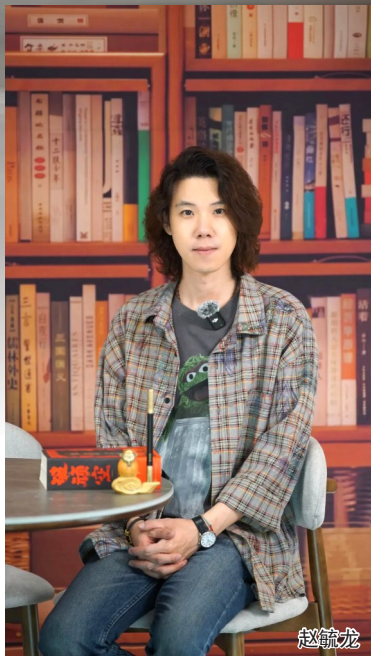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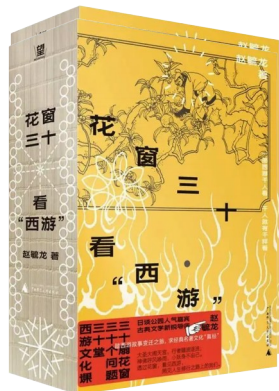
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剧照

2025年是一个“西游盛年”。年初第一波文旅热，是国产3A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带火的山西古建——春节期间，隰（音同习）县小西天不足200平方米的大雄宝殿里，1978尊悬塑佛像每天要接待上万游客；暑期档爆款，是打破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票房纪录的《流浪山小妖怪》——西游故事里充当“背景板”的小猪妖踏上取经路，另一种视角，全新的故事；连话剧舞台上，演的也是取经路上的事儿——话剧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让“龙套配角”太白金星从天庭神仙变身职场打工人，直击当下痛点，被观众称为《西游记》“灵魂续作”……

“‘西游IP’在四大名著里是非常独特的存在，我们发现，不管改编作品如何偏离原著主旨和风格，只要自圆其说，受众都会喜欢。”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毓龙对记者说。过去近20年间，他都在与《西游记》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缠斗，从在辽宁大学读研，被导师拉上《西游记》的“贼船”，到返校任教成为说西游的“讲台男神”，从学术上的阅读研究到科普向的写作与传播，《西游记》是他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”，也是他要翻越的灵山。

2025年，也是赵毓龙集中输出“西游”的一年。他开播客、录课程音频，在网络平台收获大量听众；又出版《花窗三十看“西游”》《破顽空：西游知识学》等著作，奔赴各地与读者交流，帮他们拨开刻板印象的迷雾——“看见”取经“五圣”的形象演化、因缘关系、前世今生，“看见”神魔的盘算与顾虑，“看见”小妖干脏活的日常，“看见”自己，也“看见”众人。

关于“攀登灵山”过程中的见闻与思考，可讲的实在太多。以下是赵毓龙与记者的对话。



“一个都不能少”

记者：近些年您不断输出对《西游记》的解读，《花窗三十看“西游”》等作品的创作契机是什么？

赵毓龙：最近经常和同事、朋友开玩笑，说自己终于“踩在风口上了”。近年来，西游故事在多媒介、多领域被改编、重塑，各种作品密集地出现，并且都获得了极大的关注，在我看来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。但同时，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没有读过《西游记》原著。很多人通过电视剧、电影、动画、动漫、游戏等各种媒介和渠道看西游，对其中的人物、故事、情节、场面也都非常熟悉，但那是由跨媒介“二次叙述”构建起来的笼统印象。相比而言，阅读原著是另外一回事。

《花窗三十看“西游”》的创作初衷，就是希望带领感兴趣的读者，回到《西游记》原著，重新聚焦这个庞大、繁复、魅力无穷的文学景观。

记者：原著里，西游“五圣”是读者最关注的话题，您在书中分别用“本我”“自我”“超我”的概念来区分八戒、唐僧、悟空。先来说“超我”孙悟空，他经过了哪些演化、改写，才有了如今的超我性？

赵毓龙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。就像经常有读者提出：百回本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的形象，为什么前后明显不一致？“大闹天宫”的悟空，具有极强的叛逆性、抗争性，武力值超群；“西天取经”的悟空，则表现出较强的归化性、虔诚性，武力值也明显降低，经常斗不过魔怪，无论是对付民间野生者，还是私逃下界者，常常需要外援支持。

其实，这一现象是可以解释的——从形象演化历史来看，两者本就来自不同原型。“大闹天宫”的猴王表现出明显的妖性，是因为其原型取自中国古代的本土猴王，以福建的最为著名，福建猴王外形凶恶，属于“恶相”。

而“西天取经”的猴王形象，一部分源自印度神猴哈奴曼。在印度古代史诗《罗摩衍那》中，聪明勇敢、善于变化的哈奴曼帮助罗摩打败魔王，解救了他的妻子悉多，表现出礼敬、虔诚的“善相”。《罗摩衍那》的故事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，哈奴曼与本土猴王融合，形成了百回本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形象。这是一个经过提纯、净化的形象，它剥离了很多杂质，因此具有超我性。

记者：反观八戒，他是《西游记》中代表“本我”的最典型角色，您提到他也是故事的灵魂人物，为什么？

赵毓龙：许多人儿时读《西游记》，大都咒骂过猪八戒，厌恶他自私懒惰又好色，埋怨他拖孙悟空后腿，尤其读到猪八戒撺掇唐僧念紧箍咒时，更是对他恨得牙根儿痒痒。然而，如果把猪八戒的情节从书里整个剝掉，取经路上顿时就少了很多欢声笑语。当我们日渐成熟，学会与现实世界妥协，并与“不完美的自我”达成谅解后，更会发现：我们其实并不讨厌猪八戒，恰恰相反，觉得他可怜又可爱。八戒固然贪吃好色，但“食色，性也”，即便实现了社会化，这依旧是我们的本能。八戒固然贪财，但对于财富的渴望，不正是相当一部分人乐于持续努力的主要动力吗？

同样的道理，作为“自我”象征的唐僧，代表理性和常识，处于“自我”与“本我”的张力之中。所以，当我们看他面对女儿国国王“耳红面赤，羞答答不敢抬头”时，是否也忍俊不禁呢？

而整本《西游记》，如果没有爱和稀泥的沙僧，没有八戒与悟空的相爱相杀，还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艺术成色吗？就连“五圣”中存在感最弱的小白龙，不要忘了，他也是取经人的徒弟，最后修成“八部天龙马”……所以，西游“五圣”一个都不能少，是他们每个人身上的特质赋予了西游故事以迷人的光泽，为我们带来审美的愉悦。

配角们的日常

记者：除了“五圣”，这些年大家越来越关注《西游记》中的配角，比如小妖怪们，您怎么看待这些角色？

赵毓龙：与西天路上的大魔头比起来，形形色色的小妖更容易引发当下人共情。他们大多没有吃唐僧肉儿的幻想，只是受大妖魔差遣，完成日常的琐碎工作，跑腿、报信、抬轿、打扇、烧火、做饭，给野兽剥皮放血、清扫魔窟窑洞里的血腥渣滓……许多有名的小妖，比如精细鬼、狮驼岭的小钻风、奔波儿灞、灞波儿奔……以及千千万万不具名的小妖，都过着这种干“脏活”的日常。

我们共情小妖怪，是把自己代入了他们的生活，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由此，我们忽略了他们作为坏人帮凶的身份，在其“无辜”惨死时，为其感到难过，甚至抱不平。这实在是一种自我感动、自我陶醉。我想说的是，与其在虚构的通俗文艺中寻找廉价的自我认同，不如在现实生活中用心观察一下做“脏活”的人，倾听他们的心声，以此来分担其承受的生理与精神压力。

灵山只在汝心头

记者：总有人说，四大名著里《西游记》的文学价值并不高，但是我们看到，它拥有庞大的受众，而且一部又一部“二创”作品层出不穷，这股生命力从何而来？

赵毓龙：西游故事强大的生命力，用今天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IP。文学经典大致分两种，文本IP属性特别强的，典型代表是《红楼梦》，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极高，但它会束缚当代改编者的手脚；另一种是故事IP，像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演义》，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其中的故事，至于故事怎么讲，全看你的本事。你可以写一个黑化的孙悟空，可以让御帝哥哥动真情，可以进一步抹黑炼化天庭、灵山上大佬，也可以给西天路上的魔怪单独开支线……这就是西游宇宙，反复地折叠它，我们总能看到之前没有发现的东西。

记者：从青年时代读研开始，您做西游研究近20年，如今为何还有热情？

赵毓龙：回想起来，以《西游记》为研究主业，其实是很偶然的。我本来对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很感兴趣，《西游记》“无可无不可”，研究生面试时，辽大文学院院长胡胜教授说，“感兴趣的拿来做研究，就连兴趣都没有了”，于是《西游记》这座山就落在了我面前。这样走了小20年，师父从没生过退悔心，我也从没生过退悔心，因为登山并不枯燥，一路攀登，其实也是在行玩光景，听一听鸟叫，吹一吹清风，拾一片树叶看看，摘一只果子尝尝。

我们都有自己的山，山头总是很遥远。借悟空的话，所谓“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汝心头”，又所谓“只要你见性志诚，念念回首处，即是灵山”，包括治学在内的所有修行，只要心里笃定，放开怀抱，一路登上去便是，最后登到哪里，哪里就是山头。

据人民文娱公众号

本地文化

2025年度中国好小说发布

贵州作家肖勤《一个人的兵荒马乱》入选

本报讯 12月20日，中国小说学会评选出2025年度中国好小说。其中，贵州作家肖勤的《一个人的兵荒马乱》入选短篇小说榜。

《一个人的兵荒马乱》首发于《十月》2025年第3期。小说以台风“摩

羯”侵袭南方小城为背景，讲述香道师“我”在“猴子餐馆”与考古学者程握瑜相遇的故事，通过脑雾症、情感裂痕等情节，展现都市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精神困境。小说以“猴子”为隐喻，象征现代人内心的躁动与焦虑，

并希望找到出路、抓住生活的“藤蔓”。该作品此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25年度中国好小说，被誉为“用南方质感的叙事构建出压抑躁动的生存场域”。

据介绍，作者肖勤为贵州省文联副

主席、省作协副主席，主要从事小说创作，作品曾获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、小说选刊全国年度小说奖、民族文学全国年度小说奖等多个重要文学奖项。

（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）